

恭喜發財

躺在沙發上的那人臉上蓋一本模型雜誌，外套擠在脖子底下，兩腳跨在沙發扶手上，腳邊的電視螢幕裡，幾個穿太空裝的韓國男孩擦啦啞呀唱歌。好像睡得很沉，那幾個蜘蛛一樣爬上爬下的男孩似乎沒吵到他。阿欽站在門外，只能瞄到雜誌封面上機器超人的頭。他停下來，朝屋裡走進兩步。

「阿欽。」雜誌底下的臉講話了，阿欽嚇一跳。

「要吃糖否？」

沙發旁邊的矮几與地上鋪了一片碎瓜子殼，像死了一地的小蟲。棗紅色塑膠圓盒裡有半盆糖果。扶手上的兩腳用力一伸，差點踢到桌上的電視。

「俊智哥，恭喜發財。」阿欽站在門邊喊道。平常很少看見俊智哥在家，晚上十點多，阿欽差不多要睡了，俊智的摩托車噗噗騎進巷子，母親從後門窗戶邊朝外頭喊：「俊智啊，你阿嬤發燒，藥才剛吃，你不要那麼晚回來。」

對面「轟——」一聲鐵門拉下，沒聽見他應聲。

「你若是準備被警察抓去，」母親知道阿欽還沒睡，關上窗戶，回頭對房間門口說：「你就去跟他玩吧。」

阿欽知道母親討厭俊智，不過俊智倒是給過他不少東西。鍍金掛鍊的錶、鋼彈模型、任天堂遊戲機、有一次還給他整盒沒拆封過的玩具槍。阿欽不敢藏在家裡，塞進書包帶到學校。到了晚上，他才想到東西還在同學那裡。第二天他問同學，東西哪裡去了？「早就還你了，你自己搞不清楚。」幾個經常向他借的同學這樣回答。阿欽想，反正不是自己的，帶回家也不知要放哪裡，而且智哥從來沒追問他東西的下落，想一想智哥對我還真不錯。

電視裡，一排年輕美眉穿桃紅色古裝，笑咪咪兩手拱在胸前對阿欽恭喜恭喜，咚咚鏘鏘。螢幕跳了一下，變成一個穿西裝的胖男人也在對他恭喜。

電視後面，牆板那邊傳來咳嗽聲：「智仔，小聲一點。」是智哥他阿嬤的聲音：「是阿欽喔？」。

「嗯。」阿欽應聲，朝裡面喊了聲「恭喜發財」，不過阿嬤沒再出聲。

智哥坐起身，臉皮垮得像褪到沙發底下的棉被。「沒跟你媽出去玩？」轉頭點一根菸。螢幕上的廣告還在不停敲鑼打鼓，客廳裡一片電視的鬧聲。

「沒啊，她和姊姊出去。」

半個小時前，母親和姊姊坐上隔壁阿伯的車，去后里一間很少人知道的財神廟燒香。隔壁一家四人，如果阿欽再坐進去，一共七個。

「擠一下還可以啦。」伯母回頭，指揮兩個女兒往裡面擠一點。

「他不去無要緊，」母親搖手對身邊兩個女生說不用靠過來，又朝阿欽喊一聲：「你顧家，我們很快就回來了。」

「對啊，你顧家好了，我們女生等一下要講祕密。」擠在車門邊的姊姊說，隔壁兩個女生搗著嘴笑。

阿欽一點也不想去，光是聞到整輛車悶住的香菸和檳榔的氣味，他就想吐。

車子走了以後，他才聽見後巷對面人家電視的聲音。是智哥，他總是把電視開得半條巷子都聽見。

「過了一個大年頭一天……」一個女生尖尖的歌聲，這聲音讓阿欽感到安心。他趴在長椅上，用鉛筆畫出機器超人，他比較會畫頭，身體和手腳的大小畫不太出來，抬起下巴望著一格一格的天花板發呆。其中有兩塊比其他天花板壓得低些，好像有東西躲在上面，底下滲出濕暗的漬痕，長出一點一點黑色黴斑。

阿欽搬來一張椅凳，放在飯桌中間，從廚房角落拿出晾衣服的竹竿往頭上一頂，那兩塊板子鬆搖一下，從縫隙灑下灰塵和幾片薄薄的蛾翅，掉落在阿欽肩上。

阿欽擲擲身上的髒污，爬下桌來。剛才那輕輕一碰，沒讓那些躲在天花板後面的東西跑走。他不明白爲甚麼它們會在那裏，也不知道在那裏能做甚麼，但是他能感覺到，它們就是在那裏。

現在，它們似乎知道他一個人在家。阿欽不停抬頭張望，心想：如果家裡也有電視就好了。起碼開得跟對面一樣大聲，天花板上的東西就不敢出來。愈想愈害怕，乾脆走到屋後這邊。

外面天氣晴朗，早上下過一場雨，不過很快就停了，中午陽光出來，地上的鞭炮屑飄散出淡淡的火藥味。阿欽踩著潮濕的紙屑，似乎還能聽見昨夜嘩嘩啾啾的炮竹聲。

「你穿新鞋喔。」智哥的眼角掠過他的腳。淺藍色鞋面，斜邊的青色條紋隱隱反射出螢光，條紋上面躺著紅勾標誌。

「唉呦，NIKE 喔？」智哥盯住鞋面又瞧了一眼，立刻笑出來：「拜託，假的，做這麼像。」

「晚上看會更像。」阿欽不好意思地說。前天晚上，他和母親到夜市，一眼就看到這雙 NIKE，一九九，老闆身後的木板貼了七八張麥可喬登投籃跳起來，鞋子跟人一起掛在半空中的報紙。

老闆有注意到他那雙眼睛，馬上喊住他的母親：「頭家娘，這一雙算妳一百五就好！穿起來真正舒適，要否？一百五喔，賣完就沒了。」

聽見老闆的喊聲，阿欽過去蹲在那雙鞋前面。是一隻模仿湯匙形狀的商標，匙柄的地方有分叉，沒仔細看，真的是 NIKE。

智哥的手伸到地上，剝掉遙控器上面的瓜子殼，轉過來朝電視一按，「噉」一聲，螢幕的影像瞬間往中間縮成一個藍點，然後熄滅。

「你朋友呢？怎麼沒跟他們出去？」智哥又點一根菸，撐起上半身往菸灰缸彈一下：「要不要去台中？等下我要過去，要否？」

阿欽很想。他還沒坐過別人家的摩托車。

「去幫我阿嬤拿藥，順便帶你去買玩具。你媽媽幾點回來？」朝阿欽家後門望了一眼。

「不知道，她說會晚一點。」

智哥終於把整個身體從沙發裡拔起來，走到門口，兩手往上伸個懶腰：「晚一點是多晚？」

沒等他回答，「要去否？中友百貨那邊，我載你去。傍晚就回來了，請你吃東西，黑胡椒牛排，要不要？」

阿欽打了一個嗝，中午那條魚的腥味從嘴巴跑出來：「會去電動玩具店嗎？有沒有碰碰車？」突然想到甚麼，「那種你撞我我撞你，然後彈過去再撞回來。」

智哥好像沒有聽到。「你到外面等我一下。」

阿欽走到門外摩托車這邊。他想到以前跟母親去進香，廟前廣場搭起來的塑膠棚底下，幾十個吃吃喝喝的攤位，角落有幾根鐵鎖圍成半個躲避球場大小，許多大人站在場外，一邊四五個小朋友排隊等著進去。裡面幾輛碰碰車撞來撞去，只要車子一擦碰到，立刻有人大笑。他走到賣魷魚絲的攤子那邊，拉住正在試吃的母親的衣襖，拗了一陣，終於，母親同意讓他跟小朋友一起排隊時，遊覽車要開了。回家的路上，碰碰車頭擠在一起的聲音不停在他耳裡擦撞一下，搔得他耳殼發癢。

阿欽在巷子裡來回走動，踩得鞋底「咿咿」出聲。

「會去賣玩具槍的地方嗎？」

摩托車發動，戴上安全帽的阿欽在後座喊道。

「當然，回來我買給你。」

智哥騎得很快，車子夾在兩輛汽車中間奔馳，一壓過柏油路上的洞便飛起來，阿欽的屁股跟著彈高，頭快要衝到天上，他趕緊抓住扶把。車子過去後他側出半顆頭，前面路上又有一個洞，知道智哥還要壓過去，又趕緊縮起來，這次沒有被蹬到，只有屁股稍稍離開坐墊，輕輕把身體托起，在空中飄了一下，又彈回墊上。那感覺真有趣，阿欽把頭伸更出來一些，仔細找前方的洞。

沿路房子愈來愈密，愈蓋愈高，摩托車騎進一整排都是鐵皮屋的巷子，每戶人家的鐵門關著，屋簷下停滿摩托車。

智哥打開行李箱，拿出一只鉛筆盒大小的咖啡色皮包。

「拿著。」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阿嬤的藥。」智哥說：「伊的藥跟人家不一樣，我特別請朋友從大陸帶回來，伊要吃這種才會好，朋友給我弄錯了，等一下我要去換。這不能讓警察看到，知否？」

「喔，走私喔！」阿欽比出手指對智哥笑。

「知道就好，你不要害阿嬤吃不到藥。」

阿欽擺在手掌上掂了一下，好像有很多包，但是不重。智哥幫他把包包塞進夾克口袋裡，拉上拉鍊，往巷子口熱鬧的大路那邊走去。

是條兩邊都是攤販、商店的馬路，路上擠滿車子和人，阿欽把外套拉鍊拉高，緊緊跟在智哥後面。

他們穿過騎樓下的小吃攤，經過好幾家賣泡沫紅茶、手錶、衣服、皮包的店，走到兩幢大樓中間，一條不到兩步寬的窄道裡塞滿許多電動玩具的機台、折疊椅，還有數不清的塑膠袋和鋁箔包、寶特瓶。

「你在這裡等我。」智哥說完，往前面的店門口走去。兩扇電動門打開又關上，智哥消失在那裡。

門打開的瞬間，嘩啦啦的瀑布聲流瀉出來，那聲音像磁鐵一樣吸引阿欽過去，耳朵一下子站了起來。他的臉貼住玻璃，仔細看那裡面，一行一行排列整齊的機台前坐滿客人，椅子下方四五個長方形籃子堆高，籃子裡滿滿銀灰色的鐵珠子。有人抓起珠子，不停放進機台孔洞裡，那些珠子魚貫進入機器的身體，開始一個一個往前推擠。

阿欽盯著那些不停旋轉的珠子，耳邊聽著不停擦擦捲動的聲音。那聲音真令人興奮，使他的每一個呼吸從張大的嘴形中跑出，自動跟在珠子後面，等著被機器捲入、攪動。

「走開。」裡面一個穿制服的小姐走出來：「這裡你不能過來。」

不知什麼時候，對面便利商店的騎樓下冒出一個警察，阿欽趕快走開。

還好我沒有進去。阿欽走了一段才回過神，摸摸口袋，包包還在。他告訴自己，我只是跟來幫阿嬤換藥罷了，我又沒有怎樣。

「你走去哪裡？」智哥突然從另一條巷子走過來，臉色有點不高興：「要找你拿東西你又不見。」

「剛才有警察。」

「不要亂講。有的穿制服的叫警衛，不是警察。這個也搞不清楚。」雖然這樣說，智哥還是四處張望一下，繼續往前面走。

他們又往珠子店那邊走去，這次智哥的腳步變得快些，感覺智哥不想讓他跟太近，阿欽在後面慢慢走著。

「警察！」阿欽喊了一聲。

這次，便利商店再過去，一輛警車停在路邊。智哥也看到了，拐進旁邊巷子，阿欽趕緊跟過去。

「不要靠那麼近。」智哥低低吼他一聲，蹲在一個吐滿檳榔汁的花盆邊點菸：「你不要理他們就不會找你麻煩，我們又沒有怎樣。」

聽見智哥生氣的吼聲，阿欽站立在原地。智哥走過來：「藥呢？」

「在這裡。」阿欽摸摸鼓起來的口袋。

「阿嬤不愛人家知道伊在生病，如果別人問你這是什麼，就說不認識的人叫你拿的，不是我的。知否？」

「別人？誰會問？」

「阿知？這邊的人都很奇怪，你就當作不認識我。」智哥好像看到什麼，才抽了兩口的菸突然丟在地上。阿欽回頭，兩個警察從巷口有說有笑過去。

「像警察也有可能會來問，我說的有沒有在聽？」

「有。」

他們走到巷子尾轉彎過去，原來這邊是柏青哥店的後門，路兩邊同樣有許多小吃攤、服飾店、泡沫紅茶店。

「哪裡有碰碰車？」阿欽抬眼一直望到路底，感覺不到這一帶有玩碰碰車的

遊樂場。

「碰碰車？現在哪有人玩碰碰車？」看得出來智哥很不高興，阿欽的嘴噘了一下。他沒有要智哥帶他去，只要智哥跟他說在哪裡，他可以自己過去。不過智哥還是帶他到對面騎樓下，一個有菲傭幫忙的攤子前面，叫了兩碗豆花。

「我先去看朋友來了沒有，你先吃。」遞給老闆一百塊，智哥穿過馬路，消失在電動玻璃門後方。

老闆兩隻手各端一碗豆花過來：「那個大漢的呢？」

「他先去找朋友。」

「喔。」把四十塊找給阿欽：「記得拿給他。」

幾分鐘過去，阿欽吃完。智哥那碗還在冒煙，對面玻璃門打開，走出兩個警察。其中一個往阿欽這邊看過來。他趕緊低下頭，看了鼓出來的口袋一眼，假裝碗裡還有湯汁，用湯匙舀起空氣送到嘴裡。

騎樓邊一隻短毛的黃狗過來舔他的新鞋。這樣又過了幾分鐘，一位客人過來，跟老闆望著對面門口聊天。

「是有人帶槍，還是打架？」

「不太清楚哩，反正抓到一個，剛剛坐上警車走了。」

他們說這話時，老闆往他這邊看了一眼。他繼續假裝舀湯汁。

「你那個大漢的呢？」

不知過了多久，老闆問他。阿欽抬起頭，三四個客人圍過來他這桌，老闆望著桌上那碗：「要不要先幫你裝起來？都冷掉了。」

「好。」

菲傭把豆花倒進塑膠杯，裝到袋子裡。阿欽走過兩三家店，站在一戶鐵門拉下的騎樓柱子邊，斜斜望著對面柏青哥店的後門。好久才走出一個人，不是智哥。

他繞到前門張望一陣，一回頭，嚇了一跳。剛才那兩個警察，就坐在離他不到二十公尺的摩托車上面，一邊聊天一邊看這邊。他們應該注意他很久了，似乎也有瞄到他鼓出來的口袋，不知在商量什麼，還是沒有過來。

阿欽想，如果智哥現在從前門出來，我們一定會被警察看到，還是到後門就好了。他把拉鍊又拉高一些，遮住下巴，回頭走到豆花攤對面，老闆正蹲在騎樓外，捏住水管沖洗斜靠在地上的鐵桶，後面的菲傭幫忙把椅凳翻面放到桌上，旁邊幾個賣成衣的攤子點亮一整排燈泡。

也許智哥剛剛有回來這裡，沒看見人，已經走到摩托車那邊，是我自己給人家亂跑。這樣想，阿欽趕緊加快腳步，沿著騎樓到附近幾條巷子口張望一下。

奇怪，下午停放摩托車的那條巷子，似乎消失了。阿欽一路找，就是沒有看到。他想會不會是在路的另一頭，於是回頭把剛才的路走一遍，繼續往下找。

果然找到一條兩邊全是鐵皮屋的巷子，屋後整排都是摩托車。走到底左右張望，沒看見智哥。他的機車是銀色的，阿欽又走回來，整條巷子有三輛銀色的車，看起來都比智哥那輛要新，而且這巷子跟他們來的那條比起來，好像短了一些，巷子中間還冒出一棵大榕樹。事實上阿欽也搞不清楚，他們停車的那條巷子是否

有這棵樹。

他繼續往隔壁一條巷子走去。同樣停滿兩排摩托車，剩下中間不到兩步寬的走道，幾個年紀跟媽媽差不多的女人站在屋簷下，跟兩三個老人隔著機車，不知在聊什麼。阿欽經過時，覺得她們帶著一種讓人害怕的眼光在看他走路。他加快腳步，往前幾十步後回頭，發現她們真的在看他，於是走得更快，低頭看著腳下鋪得高高低低的紅磚漸漸暗黑下來。

智哥不會自己跑回家了？阿欽想到，母親告誡他不要跟智哥玩在一起的事。這樣一想，他有點害怕起來。

他走到巷子口對面的小公園，坐在一張長椅上，一隻毛色油黑的狗過來，盯著阿欽手中的袋子。

「走開。」他的腳踢了一下。

黑狗跑開，不知哪裡飄來麻油的香氣，剛吃過豆花的肚子咕嚕出聲。

阿欽在這一帶又繞了一陣，終於看見前方一個路口有公車經過。他加快腳步往那邊走去，許多人站在不遠處的人行道上，一同望向他這邊。

阿欽走上前，跟這些人一起站立在站牌下。站牌後方，豎立一面半層樓高的廣告看板，幾條色彩鮮豔的線條互相交錯，線條邊畫上好看的房子。阿欽讀著看板上他能辨認的字，沒有一個地名在他家附近。前方來了一輛公車，他伸出半隻手，司機好像把他看成是透明，沒有停下來的意思，他的手垂下。

「姊姊，」前面兩個臉上有化妝、眼睛藏在睫毛裡的大姊姊，好像在講什麼秘密，捂住嘴悶聲怪笑。其中染金髮的聽見他的喊聲，轉過頭來。

「這些路怎麼走？」他伸手比住看板上那些線條。

「怎麼走？」大姊姊撥了一下頭髮：「你要去哪裡？」上前一步指了指幾處看板上的房子：「這裡，那裡，還有這裏，差不多等你像我這麼大時，才會出現。」

阿欽不太懂那位姊姊的意思，繼續問：「剛才那公車怎麼沒停？」

另外一個胖胖的姊姊問他：「你要去那裡？」

「潭子。」

「站牌在那邊。」指向前方五十公尺的天橋邊：「坐一百號，趕快去，車子來了。」

前方許多車子奔來的盡頭，果然有一輛像公車的車頭出現。阿欽趕緊拔腿往前奔去。

還好，公車快靠近的時候，被許多車子擋住，停在中間車道，沒辦法靠近站牌，阿欽氣喘吁吁跑過來。人行道這邊，一個警察兩手叉在腰間，騎樓下賣衣服、滷味、吊飾的幾個攤販，推起兩輪車往阿欽這邊慌亂推擠，有的把鋪在地上的塑膠布四個角一抓，背在肩後走進旁邊巷子。警察愈靠近這邊，他們往遠處走得更快一些。

公車終於挨靠過來，一輛摩托車看準車門邊愈來愈窄的縫隙，「咻」一下鑽過去。後面還有兩三輛準備穿過，不過那縫隙已經被等車的人堵住，大家和落跑的攤販擠成一團，阿欽也在這一團的後面。他墊起腳尖，只看見黑鴉鴉的人頭。

車門打開，車子還沒完全停住，一小時一小時往前滑動，和擠上去的人群像在玩相撲遊戲，彼此小步僵持推擠。

「等一下，人家還沒下你們就要上。」司機這樣講，大家還是擠，阿欽緊緊跟著。下車的人側著身體努力找縫隙鑽出來，公車底盤不停噴出鼻孔吐氣的聲音，像頭憤怒的獸，對這些要鑽進牠身體的人發出嘶嘶吼聲。不過牠還是按捺住，乖乖聽從駕駛座上一臉兇惡的司機的指揮，把這些等車的人們慢慢吞了進去。

阿欽已經擠上來，夾在幾個大人中間，腳有點騰空，他緊緊握住手中提袋，好不容易站在駕駛座旁邊。司機看他一眼：「二十塊就好。」錢投進駕駛座旁邊透明的盒子，「匡啷」，兩個銅板躺在盒子底層，司機扯了一下拉桿，那銅板掉落到更下面一層。

車裡的走道已經站滿，「裡面的往後走！」突然聽見司機的吼聲，阿欽嚇一跳，以為在罵他，原來是在罵他前面的那些人。走道後半段像消化不良的腸子，沒有半點移動。許久他才感覺被後面的往前推一小步，身體終於有辦法過來走道這邊。所有的人擠上來，車門關上。

好像載太多人的關係，車子底部一直發出悶悶的怒聲，不時冒出煙霧從車窗邊鑽進來。「後面繼續往裡面走，拜託！」到了下一站，司機仍在喊。阿欽看見前面的大人和大人之間，空出許多縫隙，他護著手上提袋和包包，一下子從他們中間閃過，來到走道中段。在這裡，司機的喊聲不那麼清楚了。

好像有什麼摳住他的屁股。阿欽回頭看，是一個老人，不知是故意還是怎樣，老人兩根手指微彎，用尖尖的指甲抵著。他知道這個小孩有發現到他，不過手指沒有要移開的意思。阿欽再往前擠，塑膠袋裡的湯汁從擠歪的杯縫溢出來。

「你幹甚麼？」椅子上一個婦人張開眼罵他的同時，後面那隻怪手伸了回去。「弄到我的褲子了。」

低頭一看，湯汁滴在婦人粉橘色的褲管上，阿欽不知道要跟這位媽媽說什麼好。婦人繼續閉上眼睛，旁邊一個比他小一點的男孩看他一眼，跟著睡去。

車子又晃了一下，這次湯汁潑濺在自己的球鞋上面，螢光的線條上、鞋孔四週沾上湯汁，慢慢滲進鞋子裡。他動了一下腳趾頭，還好，沒有黏黏的，裝豆花的杯子擠出一條繻痕，杯緣張開小口像要呼吸空氣。

現在，他聽見車上有人唱歌。走道底一個戴耳機的年輕人，嘴巴像魚一樣不停噉動，聽不清在唱什麼。最後一排五個人高高坐著，歪靠車窗、不住點頭、張嘴、眼半閉翻白肚、鼻孔朝天，睡成五種姿勢。他特別注意到車窗邊那個女生的頭髮，又捲又蓬，像一朵黑色棉花糖，兩邊臉頰埋在頭髮裡面。車子顛一下，整朵棉花糖跟著搖一下。幾次搖比較大力，搔到前座女孩的後頸。女孩臉色發臭地回頭，看見是一團頭髮，把身體往前移動一些。

「天啊，這是碰碰車嗎？」

阿欽聽見有人這樣喊。他們站立的車體下方好像躲甚麼東西，不知是厭惡這麼多人站它身上，還是車輪壓到地上一個大的坑洞，車子用力上下一頓，所有人先是輕微彈起來，接著往前碰在一起，又倒向後面的人。阿欽緊緊握住杯子，湯

汁又跑出一些到塑膠袋裡。

不久，又搖了一下。這次大家注意到了，身體微微甩出去給他搖，又彈回原來的地方。

幾個人下車後，阿欽看見窗外路邊的招牌，但不太能看到上面的字。這裡不曉得是哪裡，他一直看著身邊的人，又望望前面。有幾次以為過站，仔細想一想應該沒有。

到後來經過一家紡織工廠大門，阿欽差點喊了出來。他有點認得了，以前母親載他來過工廠後面的國術館。印象中先是經過鄉公所不久，再騎一陣就到這邊。現在既然經過紡織廠，前面就是鄉公所了。

正好有一個阿婆要下車，阿欽跟在後面。

車子停在鄉公所對面。站在路邊的他一下子分不清要往這邊還是那邊，跑上前去問那個阿婆：「ㄟ——，潭陽國小要怎麼走？」

阿婆回頭，告訴他前面左轉會看見鐵軌底下的隧道口，又比手畫腳講了一堆，阿欽聽不明白。他想還是往前走下去好了。

果然，他看見阿婆說的那個隧道口，趕緊走過去。天早就黑了，所有的商店鐵門拉下，街上也沒什麼人，只有一家麵攤亮著燈，鍋子裡滷肉的香氣撲過來，一直跟在他後面，抓住他的後頸要他多聞幾口，阿欽怕被抓到，腳步更快了。

終於，他看見昏暗光線下一家藥局的招牌。接下來他知道怎麼走了，從藥局旁邊轉進去，就是自己讀的小學，再順著那條路一直下去，就會看見家門前那條巷子。他快要到家了。

前面騎樓的暗處有稀稀落落的鞭炮聲，是水鴛鴦。幾個頑皮的小孩躲在各自住家的騎樓後面，把擦過火柴盒的鞭炮丟到路上，等它爆炸。

阿欽小心經過這些人家的騎樓，來到巷子口，看見只有一戶人家窗裡的燈亮著。第一眼以為那是別人的家，走近幾步一看，正是自己家的廚房。他朝那亮著燈的窗子快步走去。

那扇窗子裡「滋」一聲，一陣煙氣冒出，後面跟著醬油味送到阿欽鼻端。是中午吃過的那條魚，現在又回到廚房的鍋中，等著他回去。

窗子裡尖尖的女人聲音，跟熱蘿蔔湯的氣味一起飄出來。阿欽走到屋後，對面智哥家的燈暗著，他學智哥輕輕撥開窗，手伸進去摸到門把一扭，門開了。

「誰？」

悄悄走進去的阿欽，還是讓客廳後面的阿嬤聽見了。

「是我。」

「喔，阿欽，是你喔。」

「嗯。」

阿嬤沒再應聲。他拿出一直藏在口袋裡的藥包，同那袋杯底濕黏的豆花放在桌上。他的家就在這黑暗客廳的對面。阿欽關上門，只有幾步的距離，他快步穿過夜色站在後門邊，「啪啪啪」手掌拍打冷冷的門板。

「回來了。」